

五經治要導言

胡自逢

夷管深惟中國學術思想，有源有委，而其大本，舉在五經。秦漢以降，由此而敷暢蔓衍，揚厲昌大，分支別流，而各得其性之所近，然其根柢，莫不宗禘五經；又於是非之抉擇，疑似之取定，亦莫不折衷於經義。五經固載道之言，天人之幾，日用事物當然之理，在天地之間者畢矣。中華學術之資材，嘗經兩次較大之整理，首為文王，次則孔子，故曰：「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」論語經孔子及其生徒滙集董理，鎔鈞而為萬古不刊之常典，今之五經是也。

環顧世局，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？」論語誰思有以易之？抑又孰能易之？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猶己溺之也；稷思天下有飢者，猶己飢之也。孟子。禹稷之後，蒿日而憂世之患莊子，汲汲皇皇，惟恐不及者，互古今，通天下，惟孟子一人而已！故曰：「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說，距詖行，放淫辭」以承禹周公孔子三聖振溺撥亂之苦心，故又曰：「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」孟子。孟子固深有以窺見邪說暴行交熾之故者，蓋道微則世必衰；世衰則黑白難分，是非駁亂，此邪說之所以助長暴行，人心之所以陷溺愈深也。當今之世，邪說之橫決，暴行之猖狂，較之孟子當時之所見，奚啻億萬倍而已哉？在今日科技獨裁，工業塌世之社會，恆人治學，無不急功趨利，務矜新奇，以徼一時之幸，孰能白學術之真偽，知經學撥亂淑世之真實價值？其不斥為迂闊後時，亦已至幸矣。

今道術式微，世風陵夷，已造乎其極！孟子生於數千年前，已審知邪說暴行之至深可畏，而思以「道」易之，此「道」為何？周孔相傳立國經世之道，集結於五經者是也。質言之，此「道」即經學也。以五經載道之言，先儒嘗反復丁寧之矣。先哲於「道」，或曰「道術」莊子，或曰「學」漢書，或曰「術學」後漢書，或曰「義學」後漢書，即今人之謂「學術」也。「道」，為學術整全之大名，人所共由，若大路然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詎不可惜？莊子於《天下篇》曰：「古之所謂道術者，果惡乎在？」曰：

五經治要導言

「無乎不在。」又曰：「其在於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者，鄒魯之士，搢紳先生，多能明之：《詩》以道志，《書》以道事，《禮》以道行，《樂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陰陽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」鄒魯之士，明謂儒家。於羣經大義：則曰志、曰事、曰行、曰和、曰陰陽、曰名分，一言以蔽之。論羣經之大義，莫先乎此，亦莫備乎此。故莊子總之曰「內聖外王之道」。則五經之大用，庶乎盡之矣。

復當知五經於我何與？觀《易》列人於三才之中，《中庸》謂人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《記》言人爲天地之心。人之尊崇，與天地參，爲天地靈秀之所鍾。此固中華文化之特質，舉世罕與倫匹，經文已昭示之矣。天人一理，爲中華文化之核心。《易》首倡人與天地合其德，《記》言人其天地之德，《繫傳》又曰：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。」「生生之謂易。」中華民族，歷聖相承，以仁道統一天下，仁者，生生不息也。生生之理，爲學術發展之指南，人類生存之原理，其重要可知！天地之生德，賦予吾人，則爲人心。孟子曰：「仁，人心也。」告子上。《記》又曰：「人者，天地之心也。」禮記禮運篇。《復》《象》曰：「復，其見天地之心乎！」天人同具此心，天心至仁（生德顯用）；仁在人心。人與人之間，以仁相與，修美人際之關係，則爲人倫。仁愛、倫理，發乎天性，體用相資，渾然融浹，化爲我民族數千年來偉大之安定力，亦即中華文化之基本精神。吾民族之綿延，國家旌運之維係，胥此一定力是賴。此力雖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然磅薄萬鈞，至大至剛，體物而不可遺，默運潛滋於禮俗風教之中，深入人心，牢不可破，堅不能摧，已屬自然，孟子所謂「心之所然者也」告子上。人心之能凝聚，民族之所以團結以此。要之，尊重人格，仁民愛物，和諧天人，彝倫攸斂，申明人文之足以化成天下者，昭昭然矣！而中華民族之人本精神，以及愛好和平之天性，於五經中，胥已昌明其理，深植其根，故謂民族發展之潛力，修己立國之方針，其大本原理，莫不總匯於五經，其誰曰不然？至於《詩》：《周頌》美天道之「於穆不已」，人當自強不息也；《小雅》《鼓鐘》：「淑人君子，其德不回。」《大雅》《烝民》：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」明立德之要；《小雅》《常棣》「兄弟急難」之燕樂兄弟；《伐木》「鳥鳴嚶嚶」之殷求友生；《巷伯》「投畀豺虎」之疾惡類；《何人斯》「爲鬼爲蜮」之斥讒夫；《抑》之什「白圭之玷」之戒輕言，皆三百篇推原物情，諷切時事至爲警策之作，今猶令人興發鼓舞而不容已。又《書》紀唐虞三代之政典，首重民食喪祭之先務，明示知人安民之守則，尊賢使能，視民如傷，爲萬世邗治之規模，今人執柯以伐柯，其則寧遠

耶？《春秋》斷決二百四十二年人事之是非，褒善貶惡，嘉勳罰罪，原迹誅心，纖芥靡遺，嚴飭綱紀，以維倫常，民監之訓，永垂歷史之大法，納生民於軌物之中，淫辭邪說雖橫決，而不足以掩蔽春秋凜然之大義。近年，天方薦瘥，國步日艱，我國家切顧全民當「自強不息」，「深思憂患」！二語亦均出於周易。斯皆五經與吾人身心直接攸關之事理，如水火菽粟之切於日用，不可須臾離，五經於人何如哉？

清儒朱一新嘗曰：「有學問，有學術，學問之壞，不過舛陋而已，於人無與也；學術之壞，小者貽誤後生，大者禍及天下。無邪堂」至哉斯言！一國學術之敗壞，則禍及天下國家，初非以驚世駭俗也。藉使學術果未壞也，則邪說暴行，何由而作？舉世溷濁，緣何紛紛？朱氏蓋深有契於孟子之言而發。一國學術之敗壞，其為禍之烈如此，其勢又捷於景響！是誠可為智者道，難與俗人言。有識之士，當自知之！欲學術之不壞，惟有昌明經學，為之先路，蓋列聖相傳之德慧，先王邅治之成法，咸萃於經，以經學導正一國學術之方向，則人心有所依歸，其輒嚮正，而邪說自戢。善乎潘四農之言曰：「欲救人心，必恃學術養一齋集」。學說思想之偏邪，必本道術之真以矯拂之，方能納入正軌。蓋天下有真學術，而羣言之涇渭以分；天下有經學，而人類賴之以永久生存，此則學術之大用，任人所不能否定者也。

漢趙岐《孟子題辭序》謂孟子「通五經尤長於《詩》《書》。五經之目，至漢已著。載籍習稱六經，《樂》至漢已亡。今但云五經，舉其實也。他則傳記之流，《禮記》三《傳》是也。本文計分七章，一曰釋名，知經與經學也；二曰五經大義，述前言也；三曰讀經，學經之態度也；四曰治經，識門徑與方法也；五曰用經，通經以致用，其用不遺也；六曰五經通義，明羣經之大義一貫也；七曰五經專義，明各經之自具別義也。本篇粗舉綱目，略啓津涯，取便入門，非敢以語經學，以茲事體大業難，任重而道遠，非一人之力所能勝，若感時憂世之大雅，以所言為不誣而辱教之，是又企余而切望之也。

附 註

註 一 見論語子罕篇、頁七十七。十三經注疏本。藝文印書館。下同。

註 二 見同前、微子篇、頁一六五。

註 三 見孟子離婁下篇、頁一五四。十三經注疏本。藝文印書館。下同。

五經治要導言

- 註 四 見莊子卷第四外篇駢拇第八、頁三。四部備要。中華書局。下同。
- 註 五 見孟子滕文公下篇、頁一一七。
- 註 六 見莊子卷第十天下第三十三、頁十三。
- 註 七 見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第五十八、頁三五八九。鼎文書局。
- 註 八 見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列傳第三十上、頁一三二五。鼎文書局。下同。
- 註 九 見後漢書卷七十九下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下楊仁傳、頁二五七四。
- 註 十 見孟子告子上篇、頁二〇二。
- 註十一 見禮記卷第二十二禮運第九、頁四三四。十三經注疏本。藝文印書館。
- 註十二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。
- 註十三 潘四農養一齋集。